

畚族文艺調查报告

(内部材料仅供参考)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1953.7.

目 录

工作概况	(1)
一、畚族社会历史简况.....	(3)
二、畚族文学概况.....	(7)
三、畚族音乐概况.....	(16)
四、畚族美术概况.....	(35)
五、畚族舞蹈活动概况.....	(41)
六、畚族地区解放后一般文化活动概况.....	(43)
七、现存问题及建议.....	(46)

工 作 概 况

我們这个小組是在福建省委统战部与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的統一领导下，由省文局抽調的五位同志，与中央文化部派来的一位同志，共六人組成，其中有搞文学的郑錫炎，搞音乐的郑小瑛与胡林，搞美术的陈自昭，搞文物的林玉山与原来負責調查戏剧、舞蹈、摄影及文化館活动情况的孙中同志，后来孙中同志因病中途回榕，他的工作除舞蹈部分主要由郑小瑛負責外，其他都主要由胡同志分担。在調查工作中同志們都發揮了大协作的精神，互相帮助与补充。根据中央文化部与省文化局的指示，我們的調查任务主要是文艺普查，我們的工作可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58年9月10日到12月初，約3个月，在閩东福安专区的福安、福鼎、霞浦、宁德四县巡迴調查。

第二阶段，从12月初到年底的20多天，我們五个人随历史調查組的同志分散到福安专区的罗源、連江与浙江泰順县去，主要是調查畚族政治、經濟情况，同时也作了一些文艺調查。

我們一共在七个县的22个点，約50多个自然村里作过文艺調查，調查重点放在閩东。因为这里的畚族人口約占福建畚族的87%，这本調查报告里涉及到的，主要也是畚族人口最集中的閩东六县的文艺概况，只在个别地方提到一些浙江泰順县的畚族山歌情况。

在第一阶段工作中，由于主要是搞文艺調查，我們在選擇調查点时，就尽量爭取到那些文艺活动較丰富，或各有不同特点的地区去，那怕是听說稍有不同，也都會跑去看看，因此，可說是比較全面地掌握了閩东畚族文艺里的概况。第二阶段时搞音乐与舞蹈的同志，都沒有到連江去，只是听說那边的妇女服飾、山歌曲調和罗源完全一样，因此，这里提到有关連江的音乐、美术材料，仅供参考。

通过将近四个月的調查工作，我們除了写出这份調查报告以外，还搜集了較有代表性的畚族山歌20,000多行，記譜469首，录音一个多小时，繪了各种速写与草图200多张，还搜集了舞蹈素材三套，文物250件，摘录了文物上的历史資料4,000多字，并各种內容的摄影178张。

这些收获与各級党委、調查大組、及各級文化部門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与广大畚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并大力协助，也是分不开的。我們每一个人都感到参加这次工作，思想收获很大，在調查工作中如何坚决依靠党委领导，如何紧密結合中心任务，如何貫徹“三同”，如何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如何貫徹厚今薄古精神以及如何結合思想改造等等方面，都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这份調查报告只是將我們調查到的大部分原始資料加以系統整理而成。由于我們差不多都是第一次参加民族文艺調查工作，政策观念不很强，提出問題或分析研究的水平

也有限，又由于这次我們跑的面较广，点的深入不够，还对如何在社会历史調查的基础上进行文艺調查，思想上也不够明确，加上这份报告完成得比較倉促，从拟出提綱、起草初稿、小組討論，到修改付印，前后总共还不到一个星期。因此，無論在观点、內容、与文字上，肯定还存在着許多錯謬，敬請同志們指正。

福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文艺小組

1959年1月

一 畚族社会历史簡况

畚族人口約有二十三万多，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五省的部分地区，以福建、浙江两省人口最多，在福建約有十二万多人，主要分布在福安专区的八个县內，浙江省約有十万人，主要分布在温州、金华两个专区的十多个县內，他們散居在偏僻的山区，但大部分是聚居村，亦有部分杂居村，村落从数十戶到一两百戶不等。

大部学者認為畚族与瑤族同源，有悠久的民族历史。根据有关史册及家譜的記載，該族原先居于长江中游一带，后迁广东会稽山七賢洞居住，祖墓葬于广东鳳凰山，至隋文帝时漸次移于福建，开山种田，自成一族。現在在畚族人民中，仍然家喻戶曉的传誦着有关民族起源的“高皇歌”（或称盘瓠歌）。据說最初的祖先叫盘瓠，因为帮助皇帝平息了外族的侵犯而娶得了三公主，婚后携公主迁居深山，生下三男一女，长女姓盘（后在迁徙中失踪），次子姓兰，三子姓雷，女婿姓鍾，即現在畚族兰、雷、鍾三大姓氏的来源。早年，唯許他們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土地叫做“畚田”，該族就以此得名。进入汉族地区后，他們自称“山宅人”、“山客”，而当地群众多称他們为“畚客”，有的甚至侮称他們祖先为“狗头王”。过去常常因此引起糾紛。

据考查“畚”字原系开荒之意，在記載畚民艰苦的农业操作过程中，曾有“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畚田，……留深山穷谷，不通歛迹，其民力耕火种，大抵先砍山田，虽悬崖絕岭，树林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熾即以种播之”这正是对畚民辛勤頑强进行劳动的写照。

畚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不論男女皆参加田間劳动，（妇女除了参加田間主要劳动外，还肩負了煩瑣的家务料理）。畚民以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稻谷为主，由于杂居关系，耕作技术也漸与附近汉族大致相同，但他們多居住在极恶劣的穷山偏野中，沿山腰耕作梯田，花費劳力大，产量一般却比附近汉族地区低。在距离汉人居住較远的地方，主要是耕种自己双手开垦的土地。靠近汉族地区的畚族农民，过去大部分是租种汉族地主的土地。畚族当中也有地主、富农，但人数較少。在自然条件差，历代統治阶级封建剝削重，苛捐杂稅多的情况下，畚民生活十分貧困，大多数畚民缺粮食、缺衣穿，有的人家几代沒有见过棉衣、棉被，当时他們流传着一首这种的歌謠。

竹篾当灯笼	火籠当棉襖
蕃薯食三月	棕蓑当被条

它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却鮮明、深刻地勾出了解放前生活极其貧困痛苦的面貌。

由于畚族基本上是大散小聚，因此历史上就与汉族的經濟与文化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們有本族的共同語言，但无文字，一般群众均通汉语，由于經濟、生活与汉族的接触和新語汇的逐漸增加，在原有語言中，也滲杂了一些汉语。过去只有个别畚族地主、富农的子弟有机会讀初小，文化教育非常落后。

畚族的婚姻，也是一夫一妻制，很少与汉族通婚。在民族内部重男轻女，包办婚姻和抱童养媳的现象相当普遍。男女往往早婚，一般多在十五至十九岁。再嫁、续娶、招婿、上门等，在习俗上是允许的。

畚族是一个非常喜欢歌唱的民族，不管是在山间、田野里，或在平日生活中，只要走进有畚族居住的地方，随时都可听到悦耳的歌声：除了有一盘歌节之外，最热闹的日子应算是旧历的几个大节日和男婚女嫁之时，不论在平时或是节日，互不相识的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就会唱起传统的小调歌，或倾吐着内心的不平与情思，一唱一答，通宵不眠，直到对方对答不上为止，这也是在极端贫困，深受歧视的生活中，畚族群众唯一可能借以抒发感情和进行娱乐的形式。

福建的畚族妇女至今大多数仍保持着民族服饰的特点，他们多穿兰、黑色的上衣，多用自织麻布，缝缀红花边，腰束花带，下着黑色围裙。近几十年来，穿裙减少，多以长裤或短裤代之。差不多每人都带较大的银耳环、银手镯、银戒指等。脚穿单鼻布鞋。不同的发式也有三四种，有的向上结成圆圈，绕在头的周围，缠以红色绒线；有的梳成螺式发髻，突出在头顶前端，每种发式都还有已婚或未婚之别。

畚族在历代反动统治时期，是一个被侮辱被歧视、惨遭迫害饱经苦难的兄弟民族，历史上许许多多血泪记忆便是畚族生活过程中愤怒的控诉，残暴的统治者把畚族居住的山区封锁起来，企图活活地把他们困死在山头，同时还禁止他们集中居住和彼此来往，以防止人民的反抗。但是畚族人民在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并未放弃斗争，反抗暴政的斗争仍然此起彼伏。根据历史记载，1276年到1280年间曾爆发过一次规模最巨大的武装斗争；当时畚汉人民一道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直到1928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畚族人民才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领路人——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畚族人民曾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一道，举起了大刀长矛，配合红军对蒋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不少畚族地区举行了武装暴动，不少畚民在斗争中光荣地牺牲，贡献了他们对于革命的最大热情，许多畚族地区成为光荣的革命老根据地，如霞浦的上亭、崇儒、福安的山头庄、杨梅洞等都曾建立过苏维埃政府，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广大的畚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组织农会、妇女会、儿童团，配合着自己的子弟兵，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1931年各地展开了抗捐、抗税、抗债、抗租、抗粮等五抗斗争，这一切造成了敌人不少困难。国民党匪帮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曾多次派出大批匪军，实行抢掠烧杀，使老区人民损失惨重。如周宁的亭园坪村，曾接连被烧毁三次，每次都掠夺得精光，但是畚族人民没有被吓倒，没有向阶级敌人低头，在红军北上之后，畚族人民为了坚持革命，曾掀起反抽丁、反纳粮的斗争，他们在不可想像的苦难中，在敌人疯狂反扑中，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相信红军是一定会回来的。1949年，畚族终于盼来了共产党、解放军。从此畚族人民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解放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畚族也和各族人民一样，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由于畚、汉两族人民在历史上关系就十分密切，因此党在畚族地区也采取了与汉族同时发动的政策，他们与当地汉族同时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分得了土地、房屋、农具和耕畜，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改变了旧的生产关

系，发展了生产力，改善了生活。畚民普遍都添置了棉被、衣服，絕大多數人都穿上了胶底鞋，不少畚民也盖了新房，購買了耕牛、农具和家具。閩东公路的建成，交通運輸与商业貿易的发展，也大大繁荣了山区，从此迅速改变了过去极其落后的經濟面貌。

1957年在畚族比較集中的地区，普遍建立了民族乡，受到畚族人民的热烈欢迎，畚民中也有許多人参加了管理国家大事，真正作了国家的主人。仅福安专区1957年統計，就有989名畚族优秀儿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411名先进青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有116个县人民代表，5个县人民委員，134个国家干部，1,329个乡镇人民代表，569个乡镇人民委員，他們都成了团結进步的核心，团結着整个畚族人民，在共产党的光輝旗帜下，向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迈进。

在文教卫生事业上，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到1958年为止，全福安专区已有小学99所，学生4,316人，民族中学一所，学生51人，接生站9个，保健站6个，接生員104人。

几年来党和政府先后組織了多次的巡迴医疗队，为山区畚民医治疾病。每个畚族人口較多的县，都建立了民族文化站1—2个，至于建立俱乐部，組織剧团、电影放映队到山区进行演出，就更加不計其数了。

解放后，畚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参加了各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大辯論和社会改革，每次运动对提高畚族人民的政治覺悟都有着直接关系，因为他們懂得，苦难的畚族人民，多少年来世代挨餓受冻，沒有一日摆脱过苦难，1949年他們才和汉族人民一道跳出了火坑，因此他們怎么能不歌頌他們的恩人呢！在畚民当中普遍流唱这样一首民歌。

毛主席呀愛人民， 知道人民苦在身，
共产党来天地变， 山里畚家也翻身。

在党的总路綫光輝照耀下，在全民生产大跃进当中，畚族同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在飞快前进，他們的口号是“战胜穷山恶水，改变山村面貌”，流传已久的“山高水冷，土地貧瘠”的迷信思想被打破了，这里出現的是一片建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景象。为了确保丰收为了不靠天吃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最先揭开了1958年大跃进的序幕，随着兴修水利运动的开展，积肥、深耕密植，大搞試驗田……一个接一个地跟踪而上，为了彻底改变落后的山区面貌，群众提出了“无山不綠，有水皆清，稻谷芬香，五谷丰登，牛羊成群，人畜两旺，人人識字，个个健康”的口号，土地以空前的丰产回答了畚族人民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年苦战，粮食产量普遍比1957年提高。

在大炼鋼鉄运动中，畚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想尽各种办法洗鉄砂，挖鉄矿，到处都是土高炉与喇叭炉的鉄水在暢流，畚族多住在高山岭頂，于是烧火炭，供应鋼鉄粮草，也就成了他們的一項重要任务，差不多每个山头都布满了木炭窑，每条山路都絡繹不絕地来往着挑炭的畚族男女，1958年1070万吨鋼鉄任务中，也有着畚族人民不可缺少的一份功劳。

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畚族地区在技术革命与文化革命上也取得了許多成就，新式农具大量上山，有些地区还实现了“車子化”，到处开展扫盲运动。

1958年9月，畚汉两族人民又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了人民公社的成立，在解放劳动力，充分发挥革命干劲，以及提高畚、汉两族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更是提高，出勤率经常达到100%，在钢铁与秋收、冬种等运动中，他们的冲天干劲与豪言壮语，以及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更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出来的，他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共产党把我们领到了梯子上，还能不努力往上走吗？”年终分配时，绝大部分社员都增加了收入，有的地方每人平均比去年增加了60—70%。

新的生产关系，也带来了新的精神面貌，畚族人民中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也在加强，与汉族的关系也更加走向团结与融洽，到处都出现了一层新气象，民族融合的因素也在增加，一些妨碍生产的风俗习惯也在不断改变。比如许多妇女出嫁时自动不坐花轿，许多青年结婚时不愿再举行繁琐铺张的拜堂仪式，还有的在结婚的当天就投入了钢铁生产，有的妇女为了生产方便，还自动地剪去了梳理不便的发髻，为了对唱山歌通宵不眠的情况已很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在窑前炉边伴随着各种劳动节奏的婉转歌声。他们唱道：

第一跃进农村，	畚族男女志气洪；
山地长出千斤稻，	放出卫星通天红，
男女老少齐出动，	向着钢铁大进军；
打破陈规和旧矩，	铁水奔流炉火红。

他们也以幸福，激动的歌声，展望着未来：

共产主义大红花，	人民公社是嫩芽；
鼓足干劲齐生产，	红花开遍畚人家。

穷困，受欺凌的生活，已一去不返；畚族人民正与汉族人民一道，充满着胜利的信心，以豪迈的步伐，向幸福美好的明天——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

二 畚族文学概况

畚族的文学，主要是山歌。由于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学，所以作品都是以歌唱的形式，在口头上留传下来。许多作品虽然都有手抄本，但那是借汉字记音，只供唱用，不能读用。根据我们的调查，过去优秀的传统文学作品，有一些已经散失无传。至今存在下来的，估计还有一千多篇，四、五万行。现把传统的文学作品，革命山歌和新歌创作的情况概述于下：

（一）关于传统文学作品

甲、长篇叙事诗歌

“高皇歌”——或名“盘古歌”（调查者按：疑系“盘瓠王歌”一名之误。因为歌词的内容系写盘瓠王一生的经历，与高辛皇帝，盘古关系不大。畚族的抄本原以汉字记音，别字极多）。这是畚族最主要的一部历史叙事诗歌，流行在福安、霞浦、福鼎、以及浙江的平阳、泰顺一带。开头唱畚族祖公盘瓠王不平凡的来历，和征番立功因而获高辛皇帝第三公主为妻的故事。中间唱盘瓠王不愿在朝作官，率领全族子孙到山上种田和一路迁移的经过。尾末则以愤激的言词教导畚族子孙：“女大莫去嫁阜老，阜老落面便无情”“百姓阜老无情义，阜老能交虎能骑”（阜老，指居住在城市的汉人地主豪绅），对汉族统治阶级和汉人地主充满着深刻的仇恨。这部史诗长达四百多行。我们搜集到的有七种写法稍有不同的抄本。抄本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口头传授，所以互有缺漏。

反映本民族祖先英雄事迹的史诗，除了“高皇歌”外，尚有“麟豹王歌”。麟豹王则盘瓠王，因其形半如麒麟，半如山豹，故名。这部史诗虽然也是叙写盘瓠王一生的经历，但对盘瓠王的来历，身分和盘瓠王与高辛皇帝的关系，则作相反的解释。原诗亦长达四百行左右。仅流行在罗源一县。

“末朝歌”——长达三百多行。是六、七十年前霞浦白露抗歌手鍾廷吉编的。前面叙写各个朝代的历史，后面主要叙写清朝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和民国初年军阀统治带给人民的灾害。最后还对新社会提出殷切的期望。

中华民国才十年	薯米一角买斤半
小麦一担六七千	米卖一角三升半
大鱼一碗卖角半	当今末朝在眼前
真命天子出何处	幼年小孩日后见

“元朝十八帝”——长达三百多行。作者不详。估计写作的时间较“末朝歌”早。前面亦系叙写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后面则着重反映清道光时人民遭受灾旱严重袭击的

困苦情况。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提出愤恨的控诉。（反映清道光灾旱情况的，尚有“灾荒歌”，长约八十多行）。

乙、小说歌（或称金本调）

约一百多种。系把汉族的章回小说或评话唱本改编而成。小说歌的诞生，大约是一两百年的事。根据各地畚族歌手们的回忆，最初把汉族的章回小说和评话唱本改编成为畚族山歌唱本的，是霞浦白露坑一带的歌手。他们中间有一些识字的，能看懂汉族的章回小说，就把它改编过来。当时白露坑有很多歌手，都喜欢编小说歌。编写小说歌的全盛时期，约在五、六十年前左右。那时单鍾廷吉一人，据说就编了一百多种，现在流传的唱本，几乎都是由那里学来的。歌手们编好了歌，先在群众中教唱，群众学会后，就在盘诗会上或出门做客时同别人对歌，如此传唱下去，歌词就不脛而走，传遍所有畚族居住的地区。能粗识文字的，就把歌词记录了下来。所以，小说歌的产生，可以说全部出自畚族劳动人民中知识分子之手。

小说歌的艺术成就虽稍逊于长篇叙事诗歌和杂歌，但在群众中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有人物，有故事，有离奇曲折的情节，所以群众都非常爱听。畚族本来没有戏剧，小说歌的出现，恰好代替了戏剧的作用。大大满足了他们这方面的要求。认为听了小说歌，不但可以知道许多历史人物故事，并且从中可以学到许多立身处世的道理。他们认为这种歌，是严肃的歌，正经的歌，所以在家中同客人对唱时，一般都只唱这种歌，或从这种歌开始。大人教孩子唱歌，也都是从小说唱教起。由此足见，它在畚族人民生活中，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小说歌中，流传最广和最受欢迎的，有“鍾景祺”（亦名“双帕锦香亭”）、“蓝佃玉”（亦名“九节金龙鞭”），“白蛇传”、“梁祝”、“洪武帝”和“奶娘传”（即“陈靖姑”？）等。其中尤以“鍾景祺”和“蓝佃玉”最受欢迎。据他们说，鍾景祺和蓝佃玉都是畚族的英雄人物。

根据本民族的故事，他们自己编写的小小说歌，目前只发现“鍾良别”一篇（霞浦白露坑鍾廷吉编）。这篇歌叙述福鼎一位童生，名叫鍾良别，到福宁府考秀才，被当时的主考赶出考场。罪名是他不是畚族，畚族是禽兽的子孙（畚族传说：祖公盘匏王是龙犬变过来的）。不得与考。鍾良别不服，回家把家产卖掉，带钱到省里告状。省里的官恰好姓李（据云畚族除盘、雷、鍾、兰四姓外，还有吴、李两姓），才打赢了官司。先前那个主考受到处分，鍾良别重新参加考试，中了秀才。这个故事虽然很简单，但他们听了都觉得十分快慰，认为是给自己的民族出了一口气。这里也可以见到过去畚族受统治阶级的压迫是很深重的，但他们不甘心受压迫，就向统治阶级进行了各种各样复杂曲折的斗争。

丙、杂歌

数量极多，估计最少有六七百篇，三万多行。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随口编出的。杂歌的内容，有叙事的、有咏物的，有抒情的，非常丰富。至于形式，更是多种多样，

它大抵可以分以下五类：

(一) 十条起：通常用一至十的数字，或借用十二个月，十二时辰，二十四节气等数序编写而成。这种歌虽然有一定的格式，但也能容纳各种的内容。例如：表现爱情的，有“成双歌”、“十更歌”等；歌唱历史人物的，有“八仙歌”，“十贤歌”、“时节古人名”等；说明自然常识的，有“鸟名歌”、“兽名歌”、“花名歌”等；控诉地主残酷剥削的，有“长年歌”（即“长工歌”）等；描写劳动的，有“十二月歌”等。

(二) 散条：一条或两条三条均可（畚族人民把四行一节的歌，称为一条）形式较短小，自由，以情歌居多。此类歌数量极多，较流行的，有“路边歌”、“有缘歌”、“交情歌”、“村娘歌”“村郎歌”等等。但大部分都没有歌名。

在散条中，还有一种三条变的形式。即把一条歌的最后一个字（第三行不变）改变一下，就又另成一条。变了两次，就成三条。例如：

門前水井七尺深，	一双鯉魚头帶金。
有缘游出給娘看，	无缘游轉井中心。

把第一、二、四、行的最后一字更动一下，就多了下列的两条歌：

門前水井七尺长，	一双鯉魚头帶黃。
有缘游出給娘看，	无缘游轉井中央。

門前水井七尺其，	一双鯉魚头帶支。
有缘游出給娘看，	无缘游轉井中利。

（此处其支利三字，只是为了凑韻，沒有意义）

(三) 叙事杂歌：有“嫁女歌”、“做新媳妇歌”、“貨郎歌”、“采茶歌”、“种田歌”“灾荒歌”等几十篇。篇幅较一般的杂歌长，有细腻的描写和深厚的抒情，也较富有生活气息。如“嫁女歌”，它抒写了畚族妇女对过去封建婚姻极度的不满和怨愤：

养女九岁和十岁，	六亲又来讲做媒。
爷家收入聘礼了，	如今不敢再三退。

十七十八入婆亲，	再三再四亦难留。
父母送儿出門外，	心里怒来口难爭。

(四) 字歌、分字歌、謎歌。字歌是根据字首编成歌的。如“功建前朝”，就以“功”字为第一句的字首，“朝”字为末句的字首，编成歌词。分字歌是把一个字拆成两半或数截，分别顺次编出，凑成一首。謎歌是把謎語编成歌，猜对时，亦須把謎底编成歌回答。此类歌多出自知识分子之手，意在表现博学多才，内容比较空洞。歌手们编歌，也喜把自己的姓名用分字的办法表明。如鍾廷吉（又名学吉），在他编的歌本后面，往往有这样的句子：

借問歌言誰人造，文子家中十一口。（即学吉）

(五)小令：在婚礼上或宴席上唱的。种类也頗繁多。婚礼的每个仪式和程序，都有專門的歌唱。如看新娘时，有“初看新娘令”，鬧房时有“鬧房令”。鬧房时，新娘和新郎要喝十杯酒，喝完一杯酒，都要唱一首歌。如干第一杯酒，唱：

一代为夫出头天， 結发夫妻千万年。
今夜喝你鬧房酒， 荣华富貴千万年。

干第二杯酒时，唱：

一双紅灼长又长， 一对旗杆在門堂。
旗杆又加鯉魚斗， 秀才加上狀元郎。

从这些小令里，可以見到畚族人民过去的婚礼是相当講究的。那种排場同过去汉族士大夫階級的繁文縟礼并没有什么不同。畚族是个长期以来被压迫的民族，絕大多数都在高山里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可是他們的婚礼却又是如此講究排場，其中的历史原因頗值得研究。

杂歌除上述五种外，还有一种出門做客專門唱的歌。如“出門路径歌”、“头夜点心歌”，“二夜点心歌”、“留夜歌”等。这种歌每个人都会唱，如果不会唱，便不能出門。否則，人家就要譏笑奚落他，罵他不是畚族，是“傻瓜”。

以上列举的，都是山歌。除了山歌外，流传在人民口中的，还有一些民間傳說。根据搜集到的几則材料，都是反映他們祖先为了保护自己剛开发山地，和汉人地主展开各式各样的斗争。但这些材料十分零碎，只有片断的情节，故事十分不完整。如果要整理成篇，还要深入訪問搜集。

在調查工作中，我們还着重了解一下过去霞浦白露坑一带；（它可以說是畚族山歌的发祥地）歌手生平的情况。我們認為这些情况对于研究畚族传统的文学是有帮助的。現介紹于下：

鍾廷吉（1855——1924）是南路白露坑一带公認為編得最好的一个歌手。据八十三岁老人鍾眞鼎談，廷吉小时讀过三、四年私塾，后来在家中种田，貧农出身。十八九岁結婚，娶雷氏为妻。二十岁时，妻故，就开始編歌。二十七岁时，学作道士，以后就主要作道士，为病人驅鬼，附帶种田。六十岁时，到牛皎岭教私塾，六十九岁去世。他編的多是小說歌，据說有一百多种。但現在只記得有“鍾良別”，“馬允安”、“末朝歌”、“贈三宝”，“謀三宝”、“周連升”、“高辛氏”等九篇。

鍾学算，已故二十多年。讀过七年私塾，后来在家一半劳动，一半賭錢，抽鴉片。二十多岁时，到溪南鎮地主家做长工，一連做了二十多年。上工时，小說和歌本一齐挑去，晚上抽空学习。四十二岁时，才离开地主家，开始教书。歌本都是在教书时編出来的。六十岁去世。他編的歌，据說也不少，但現在知道的只有“玉猫記”、“金凤簪”、“西游記”等。

雷郑然（1894——1948）貧农。父、母、弟的劳动力都較强，培养他念六年私塾。后来一直在家种田。平时很爱看小說，飯都可以不吃。三十八岁后，开始教书，这时才开始編歌。編有“玉尺金鰲魚”、“兰花貢”、“和升拜寿”等小說歌。

雷加力，青皎人，已故五十多年。幼时讀过二三年私塾，后来在家种田。二十多岁

时編出“漂紗記”。后来改学生意、挑草药、作餅、作豆腐，在村头开小店，干了二十多年，四十二岁去世。有一本“硃砂記”，不知何人編了一半，他把它續完。

还有兰秀金，雷石荣，鍾珠成等三位歌手，情况大抵相似。根据以上七位歌手的生平簡历看来，他們創作的情况都差不多。一般都是小时念几年私塾，长大后耕田，晚年教书。由于識字較多，所以能把汉族的章回小說改編成为他們本民族的山歌唱本。这是他們主要的創作活动，也是他們对畚族文学最大的貢獻。通过他們的努力、大大促进了民族間文化的交流。

（二）革命山歌

畚族居住在高山峻岭上，絕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解放前除了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三个大山的压迫外，还受到統治阶級的民族压迫，所以一般觉悟都較高，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根据这次調查，凡是他們居住的地方，几乎都是老区革命的根据地。今天五六十岁的老人，当时大部分都参加过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們都編过不少的山歌。由于反动派疯狂的破坏，現在留传下来的，已經不多了。目前搜集到的，有“十送郎”、“十字歌”、“五把白扇”、“介石賊子欺百姓”、“二十三年革命歌”、“十更歌”、“泽东兵士真真多”，“抓丁苦”、“到我村里当紅軍”等九首（估計实际数量，还不止此数。这方面的材料，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搜集）。

（三）新歌創作的情况

解放以后，他們又編了很多新歌。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編歌的人日見其多，涌现了不少的新歌手。現在搜集到的，长篇叙事詩歌有“解放歌”和“末朝歌”。“解放歌”福安、福鼎、霞浦，宁德四县都有人編写，根据搜集到的，有八种不同的抄本、作者如下：

1.霞浦白露坑	雷发弟
2.霞浦青皎	雷加有
3.福安南坪	雷逢吉
4.福鼎城关	兰春香
5.宁德南山	雷奶喜
6.宁德李坑	兰奶晶
7.中德南崗	鐘成兴
8.霞浦草崗	兰朝燕

这八种不同的抄本，主题思想大致都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伟大，以及畚族人民在解放后幸福的生活。

“末朝歌”是福安仙岩乡鍾如妹編的，除了开头一段（系从盘古造天唱起）外，下面的内容和結構，和“解放歌”相差不远。

其他短小的新歌，数量更多。现在看到的有三百多篇（估计实际创作的，还不止此数）。这三百多篇新歌，都是歌手们为了配合中心运动而编写出来的，在乡里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现把各县主要的歌手名单，开列如下：

福安

仙岩乡
南坪乡
城关

鍾如妹 鍾金生
雷逢吉 雷万波
雷令祺（专署民政局）

福鼎

双华
城关

雷志滿
兰春香（政协）

霞浦

青潭
草崗
白露坑
南塘
青蛟
馬洋
城关

雷森助 鍾昌和
兰朝燕 雷开水
雷发弟
雷伏順
雷加有
兰伏田
雷伏金

宁德

新楼
南崗
飞鸞

雷其資 鍾良兰 雷新昌 雷长坤
鍾成兴
兰奶品 雷奶喜

这许多歌手中，編得最多的，要算霞浦、雷森助和兰朝燕。雷森助是二十九岁的青年，1957年才开始学編歌。到现在止，已经編过两百多首。这二百多首歌中，絕大多数都紧密配合乡里的中心任务，进行宣传鼓动。

雷森助小时念过两年私塾，以后，就在私塾里教书。解放后在乡里担任过财粮和会计，算是畚族歌手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了。所以他編的歌，都能用汉文語法写出。每次編完歌，还要先在群众中教唱，征求群众的意見，然后拿回来再改，所以他的歌，質量一般较高，深受群众的欢迎。

兰朝燕是六十多岁的老歌手，在土地革命时期，当过紅軍。1957年才开始編歌。过去他只唱不編，1957年以后，他在农业社里当饲养員，在山上放牛时，他觉得这几年来共产党給他带来的好处太多了，老唱旧的歌，不能表达他内心舒暢和兴奋的感情，就开始自己編歌。一边編，一边教人唱。这两年来，也編了不少的歌，但可惜不識字，只在口头上随編随唱，沒有抄記下来。他編的歌，都是即兴式的，看到一件东西，往往不做思索，就随口唱出。自从开始編歌以后，他就不唱旧歌，专唱新歌，大跃进以来，他每天都編了许多歌。从水电站，修水利，并坵密植、开矿、炼鉄、解放台湾，食堂，一直

到人民公社、什么他都編过，唱过。今年虽然已經六十二岁，嗓子还很宏亮。他特别喜欢唱歌。在家里，当着儿媳面前，不好意思唱，就跑到山上来唱，是个非常活泼有趣的老歌手。

（四）畚族文学的特色

（一）群众性，畚族人民喜爱唱歌，他們的文学作品，又都是以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极易为群众所接受。作品不但流传广，而且深入到每家每户。歌詞又都用畚語編成，有时虽也有稍深的字句，但那也是利用現成的俗語，只要歌唱得多，并不难于领会，所以妇女們即使不識字，只要多唱几遍，就能背誦。

（二）多种多样，不但形式繁多，有长篇的叙事詩歌，小說歌，杂歌，內容也十分丰富。諸如政治、历史、經濟、自然常識，几乎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如高皇歌，既是文学，也是政治历史。他如“鳥名歌”、“兽名歌”，可說是自然常識的唱本。

（三）与汉族文学传统有密切的联系，歌詞多数是七字一句（也有三字、五字、較少），音韻一般也十分优美鏗鏘，所以极便于传唱。由于同汉族文化交流的結果，所以他們的作品一方面既带着山歌民謠善于运用比兴和反复咏叹的色彩，同时又具有汉族古典詩歌和評話唱本那种精炼表現方法的特点，試举高皇歌开头段为例：

盘古造天到如今，	世上有人几样心。
几人心好对你讲，	几人心呆会騙人。
盘古造天到如今，	一重山青一重人。
一朝江水一朝魚，	一朝天子一朝臣。
說山便說山乾坤，	說水便說水根源。
說人便說世上事，	三皇五帝振乾坤。
盘古置立三皇帝，	造天造地造世界。
造出黄河九曲水，	造出日月轉东西。
造出田地給人耕，	造出大路給人行。

（五）文学和生活

唱歌是畚族人民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一种活动形式。如上所述，他們的文学又大多是以唱歌的形式表現出来的，所以在生活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同时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解放以前，由于統治階級的压迫，他們連最起碼的小学教育，都难得有机会获得。在这样黑暗而艰难的岁月里，他們只能从唱歌中听到一些历史故事，自然常識和古人立身处世的倫理道德。有許多歌手，就是从唱歌中，才逐渐認得字，学到許多文化知識。所以，山歌不仅是他們的艺术宝庫，而且也曾經是他們的識字課本和百科全书。他們并以它作为階級斗争的武器，和反动派进行势不两立的斗争。在封建王朝和民国初年軍閥統治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們都曾編写了烈火般灼热的歌詞，控

訴旧社会統治階級的罪惡，（如“末朝歌”，“抓丁苦歌”），同时号召人民参加紅軍，把旧世界夺过来，（如“十送郎”，“白扇歌”）。解放以后，他們更把它做为宣传教育的工具，編了很多新歌，歌唱畚族人民的翻身，歌頌祖国各个方面建設的成就，歌頌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鼓舞人民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附：畚族传统文学作品目录(不全)

一、长篇叙事詩歌

高皇歌，麒麟王歌，末朝歌，元朝十八帝。

二、小說歌

西游記，白蛇传，梁山伯和祝英台，玉猫記，仁宗不認母，美人图，赵顏求寿，龙虎会（鄒雷廷），王鶴記，孔明祭东风，九更記（藕絲帕），何文秀，雍正游陝西，郭子仪拜寿，紅裙記，仙学瓶，贈三宝，玉兔記，綉鞋記，张亭由，孟姜女，龙凤帕，潘文达，沉香破洞，項璫造城，珠砂記，王成龙，林喪文，韓世昌，蔡襄造洛阳桥，刘伯温，秦世明，宣統，五鼠鬧东京，李清还輪，双包判，平貴回朝，王宝釧，曹操下江南，紙馬記，洪武十八帝，洪武出天門，临水平妖，小方东，春人下西番，丁兰刻木，华岳三娘贈宝剑，割肝記，甘罗十二当宰相，兰佃玉，鍾景祺，珍珠宝塔記，馬允安，张文貴，王魁情探，陈三五娘，白国栋，乾隆七次下江南，玉匣記，白扇記，崔文瑞，林則徐，双獅記，玉堂春，唐伯虎磨鏡，楊胜打鉄杆，廷山歌，楊国显失金印，孟紗記，赵南楼，包公双判鯉魚精，广仁龙，宝蓮灯，梦蛟拜塔，天仙配，正德游山东，韓克忠，双玉牌，掌鞋記，八美楼，荔枝記，橄欖記，奶娘传，其門生，樊梨花招亲，金凤簪，陈世美，周雷亭，赵景云，张元貴，黃俊，洪武帝，乾隆皇帝，金鐲記，陈子仁，姜太公，双金桥，利彭其，唐明皇游地府，李闖王，双救駕，玉排記，三嬌美图，南京五状元，兰花貢，和升拜寿，薛丁山，薛江祭墓，金錢記，曹操下江南，珍珠記，摄魂帕，五只金鰲魚，刘知远，秋胡。

三、杂歌

（1）十条起——十二月歌，十字歌，十賢歌，鳥名歌，兽名歌，花名歌，竹名歌，果名歌，八卦歌，天干地支歌，时节歌，十二时辰歌，时节古人名，十配賢人，琴棋书画歌，长工歌，十更歌，甲子歌，八仙歌，第一賢人，第一福貴，第一为神，第一仙人，三世同賢，九世同居，第一桃元，一双科甲，大片金竹，盘古分天，成双歌，四洲大道，十把白扇，一双麒麟，正月新春，正月百花开，正月凤凰，十二生肖歌，一百

岁歌，十双朝靴，茶盆歌，一笔落纸，金木水火土歌，一想，一望，一双鞋头，一字未写，一个香袋，孝顺成双，二十四孝，金石丝竹，正月牡丹，正月行家，正月做田，正月做园，正月做柴，五更鸡啼，百鸟来叫，功建前朝，牡丹歌，芙蓉歌，八卦歌。

(2) 散条——有缘歌，路边歌，面盆歌，金匏花开，田滕歌，割藤拦路，劝娘歌，蜂仔采花歌，玩笑歌，行路歌，忖娘歌，交情歌，变歌，一宫花纽，一束芙蓉，娘起仙宫，仙宫洞里，第一宫前，云露内里，云里日头，手帕歌，香袋歌。

(3) 字歌——黄金万两，功建前朝，二十八宿，清香礼佛，一字添笔，上大人，心字歌，字尾歌，谜歌。

(4) 小令——佳期令，初看新婚令，看新婚后令，请状元爷上任令，讨果子令，讨果子后令，交奶奶起令，松花令，竹花令，茶花令，浮花令，烛花令，豆花令，油菜花令，桌面令，喷床令，送房令，起令。

(5) 叙事杂歌——嫁女歌，做新媳妇歌，节妇歌，灾荒歌，货郎歌，读书歌，书堂歌，种田歌，烧解歌，做米歌，教郎孝，采茶歌，一岁食乳，送娘出门，出门路径，头夜点心，留夜歌，二夜点心，二夜茶歌，感谢歌，爷娘歌。

(6) 其他——朱文公家训，玉皇清歌，老鼠苦猫，高辛勒令，新出租公歌，系出高辛，劝娘歌，劝婆歌，劝郎歌，对世歌，看西洋，脸盆歌，手鐲歌，耳墜歌，猪歌，劝世歌。